

苏联东欧剧变 与马克思主义

吴仁彰 主编

世界知识出版社



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八·五”规划项目

苏联东欧剧变 与马克思主义

主编 吴仁彰

世界知识出版社

责任编辑：张光勤

封面设计：孙 敏

责任校对：余 岚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苏联东欧剧变与马克思主义/吴仁彰主编.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

ISBN 7-5012-0912-X

I . 苏… II . 吴… III . ①和平演变-苏联-研究②和平演变-东欧-研究③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研究 IV . D51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7) 第 24845 号

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单外交部街甲 31 号 邮政编码：100005)

京联照排公司排版 世界知识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印张：7.75 字数：192000

1998 年 1 月第 1 版 199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000

定价：11.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前　　言

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相继发生剧变，右翼势力首先在波兰上台执政，然后迅速席卷匈牙利、捷克、东德、罗马尼亚、保加利亚诸国。1991年12月，十月革命的故乡、世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也在这场剧变浪潮中解体了。这是20世纪末震惊世界的大事。无论是马克思主义者、社会主义者，还是资本主义世界的政客，都感到有些突然，缺乏充分的思想准备。这是一场名副其实的世界政治大地震。这一震，震垮了苏联东欧社会主义体系，包括苏联在内的九个社会主义国家；这一震，震乱了东欧中亚的传统的地缘政治结构，该地区原来的三个联邦（苏联、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联邦）都瓦解了，由原来的8个国家增加到28个国家；这一震，还改变了冷战时期的两极对峙的世界格局，世界进入由两极格局向多极格局过渡的新时期。这场大地震的余波，还在深刻影响着世界的变化。

这场举世瞩目的影响世界发展前途的事变，理所当然地成为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重大历史课题。如何重新认识20世纪初的俄国十月革命？苏联东欧一大批现实社会主义国家何以经过数十年发展后顷刻瓦解？“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苏东国家共产党为什么会失去政权？社会主义改革何以转变为社会制度转轨？为什么宣传“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苏联会产生霸权主义？总之，苏东国家剧变给马克思列宁主义以什么重要的历史启示？全世界的马克思主义者、社会主义者都在沉思，都在认真研究这一重大历

史事变的深刻的经验教训。

古语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本书试图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从理论的角度对苏东剧变提出的一些重要问题进行一些探讨，以期求得科学的答案。本书是北京市科学社会主义学会申报和承办的项目。我们在写作过程中，得到刘克明、高放、阎志民同志的关怀和支持，谨在这里表示衷心的感谢。

叶扬、周亚贤同志参加了本书框架的审订工作。李淑琴同志参加了书稿的文字校订工作。

由于作者的水平有限，而苏东剧变又是如此复杂的历史现象，因此我们的探讨仍有待于向更深层次发展。错漏之处，敬请专家学者和读者们予以指正。

北京市社会科学理论著作出版基金、嘉浩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许智明先生资助本书出版，我们在这里表示衷心感谢。

吴仁彭

1997年12月2日

目 录

前 言	5
-----------	---

第一章 苏联东欧剧变的特点和原因

第一节 苏联东欧剧变的基本过程	1
第二节 苏联东欧剧变的特点	20
第三节 苏联东欧剧变的原因	25

第二章 改革与时代的挑战

第一节 改革是历史的潮流	33
第二节 改革的目标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	44
第三节 模式转换与社会制度转轨	52

第三章 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

第一节 生产力蓬勃发展是社会主义的一个本质特征	65
-------------------------------	----

第二节	经济发展滞后是苏东剧变的基础	75
第三节	改革是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生产力的 必由之路	86

第四章 改革与无产阶级专政

第一节	无产阶级专政问题是苏东剧变的 一个突破口	91
第二节	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教训	97
第三节	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重大发展	110

第五章 执政的共产党面临的历史考验

第一节	苏东国家执政共产党失败的原因	118
第二节	改革条件下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建党 路线	131
第三节	共产主义在曲折中发展	144

第六章 从国际主义蜕变为霸权主义的历史教训

第一节	从国际主义走向霸权主义是社会主义 蜕变的一种表现	154
第二节	国际主义蜕变为霸权主义的主要 表现与严重后果	170
第三节	国际主义蜕变为霸权主义的社会 历史根源	184

第七章 改革开放与防止和平演变

第一节 西方国家的和平演变战略对社会主义 国家的影响	199
第二节 对外开放与防止和平演变	205

第八章 马克思主义仍然是引导我们胜利前进的旗帜

第一节 认真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发展马克思 主义	213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本国实际 情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	218
第三节 世界社会主义的光明前途	234

第一章

苏联东欧剧变的特点和原因

第一节 苏联东欧剧变的基本过程

如一切重大的历史事变一样，震动世界的苏联东欧剧变有一个发展过程。大约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85—1989年上半年，是剧变的酝酿阶段。

础润而雨，月晕而风。苏联东欧剧变这场风暴的源头要上溯到1985年初，即戈尔巴乔夫开始上台执政时期。

80年代初，十月革命后建立起来的苏联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按苏联模式建立起来的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经过几十年发展之后，孕育着一场深刻的政治经济危机。以高度集中为主要特征的苏联政治经济模式，在30年代的备战时期、40年代战争时期和战后恢复时期，以及在50年代两大阵营紧张对抗时期，曾经发挥过积极的历史作用，表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然而，这种在很大程度上带有战时体制特点的政治经济模式，不能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不能适应正常的和平时期社会主义建设的历

史条件，尤其是不能适应蓬勃兴起的世界科技革命，逐渐地转化为苏联东欧国家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障碍。

40年代末以来，苏东国家执政的共产党内的一些有见识的领导人，先后发动过改革传统的苏联模式的运动。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在中国社会主义改革的推动下，苏东国家的改革浪潮更以新的恢宏的气势发展，然而，始终未能突破传统的苏联模式，实现向新的社会主义模式的转换。这是苏东国家产生深刻的政治经济危机、酝酿着剧变的社会基础。

苏联是苏东集团的领头人。“莫斯科下雨，布拉格打伞”。这是苏联与东欧国家关系的恰当的写照。1985年2月，苏共中央总书记契尔年科去世，戈尔巴乔夫上台。4月23日，苏共中央举行全体会议，会上戈尔巴乔夫宣布他的施政纲领，提出“加速战略”，称共产党的使命是“领导全民争取加速国家社会和经济发展的运动”。加速战略实际包含两层意思：加快经济发展速度和加快经济体制的改革。他提出经过改革，“争取达到社会的新质状态”，从而明确地表达了要打破苏联改革滞后状态、从根本上改革传统的苏联模式的意向。

戈尔巴乔夫宣布苏联推行“全面的根本的改革”，给东欧国家以有力的推动，标志着苏东国家改革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然而，这个新的发展阶段是什么？是在社会主义范围内兴利除弊，实现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从旧的过时的社会主义模式转换为新的符合时代特征和各国国情的更有生机、活力的社会主义模式，还是超出社会主义范围之外，从苏联模式社会主义制度向另一种社会制度过渡？或是向资本主义制度回归？

从1985—1988年上半年苏东国家改革的理论、政策和实践看，可以有根据地说，改革仍然没有越出社会主义的范围。苏东国家执政党都明确宣布改革的社会主义目标。例如，1987年11月戈尔巴乔夫在《改革与新思维》一书中强调说：“我们是按照社会主义的选择进行各种改造的，我们是在社会主义范围内，而不是

在社会主义之外去寻找现实生活提出的各种问题的答案的。我们是用社会主义的标准来衡量自己的各项成就和错误的，那些希望我们背离社会主义道路的人一定会大失所望。”^① 波兰统一工人党第十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纲解释“社会主义革新路线”，称它的目的是“建设波兰条件下的社会主义”。

这一时期，苏东国家的革新社会主义路线与后来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或称“民主社会主义”），仍然有着原则的区别。

第一，在经济改革中，仍然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1988年初，苏联颁布“个体劳动法”，继续明确禁止雇佣劳动。波兰继续强调“公有制具有决定性意义”，只承认“为数不多的小资本所有制”。这表明，这一时期苏东国家不仅没有动摇公有制的基础，而且对发展多种成分经济持保留态度。

第二，在政治改革中，仍然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戈尔巴乔夫在提出他的“改革新思维”时，继续强调：“共产党是为加强社会主义的利益而进行的改革的倡导者、推动者、组织者和领导者，我还要说是改革的保证人。”“在军队内部，在克格勃内部以及在其他任何一个主要部门里，党是最高权威，政治上的决定权是属于党的。改革只是进一步加强了党的地位，使党在社会和国家中精神和政治作用具有新的质量。”^② 1988年5月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委书记卡达尔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仍然强调：“党的一切决议的出发点和宗旨，党的活动的意图和实质，是继续在匈牙利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他宣布：“对我们一系列政治制度实行全面改革的目的，是加强人民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党的代表会议应最有效地支持有助于达到这一目的的任何改革，反对会导致走向资产阶级民主、无政府状态或者包含有不考虑匈牙利当前社会

^① 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新华出版社1987年版，第37页。

^② 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新华出版社1987年版，第158页。

主义现实的乌托邦概念的任何企图。”^①当时，“激进改革者”波日高伊向西方记者澄清自己的政治态度：“我没有考虑要在一个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里建立多党制问题。这里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历史事实：我们的政治稳定和制度的完整是同这个党联系在一起的。”^②

第三，在党的改革中，仍然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1986年苏共27大通过的苏共党章重申：“在自己的活动中，苏共遵循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坚决反对与革命理论格格不入的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的任何表现”。^③

1985年到1988年，苏东各国的改革，首先是经济改革，曾互相促进，彼此呼应，掀起了新的浪潮。然而，在深入改革过程中逐渐出现了一系列复杂因素，推动着改革改变发展方向。

第一个因素：经济改革深入发展所引起严重的政治阻力。

苏东国家的经济改革，从利用经济杠杆和有限地利用市场调节，发展到实行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结合，又进一步发展到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甚至探讨建立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有冲破传统的计划经济模式之势。与此相应，改革从管理方法、分配体系的改革，逐步发展到更深层次的所有制关系的改革，建立多种成分经济并对国有企业的产权关系进行重大的改组，实际上是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社会权益的再分配，猛烈地冲击着在长期指令性计划经济下形成的既得利益阶层。这在苏东国家共产党内激起了维护传统计划经济和既得利益的政治势力的强烈反对，对经济改革的深入发展产生强大的政治阻力。

这种政治阻力在苏联表现最明显。1985年到1988年上半年，苏联的经济改革已进行了近三年，在城市工矿企业提出建立自负

① 匈牙利《人民自由报》1988年5月20日。

② 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1987年11月13日。

③ 《苏共27大主要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04页。

盈亏、自主经营、自我发展和全面经济核算制的新经营机制，在农村提出国家、集体、家庭承包一起上的方针。然而，尽管决议盈庭，文件如山，号召似雪片般发出，经济改革仍然“在原地空转”，“进展缓慢”。原因无疑是相当复杂的，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强大的阻力机制”，包括：“强大的既得利益阶层”，“庞大的官僚化机构”，“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和习惯”。1985—1988年，许多中国学者都去苏联考察过，对苏联社会（主要在干部中）改革阻力的强大，都有着深刻的印象。

如何冲破改革的阻力，苏东国家的共产党面临着两种选择。一种选择是：继续坚持用渐进的方法，即继续坚持以经济改革为主逐渐推进政治改革，逐步削弱和击破阻力，以较长的时间逐步完成新旧模式的转换。另一种选择是：用激进的方法，即立刻把改革的重点从经济改革转移到政治改革，试图首先实现政治体制的转换，为经济改革的深入创造条件。在1985—1988年，苏东国家执政党内，围绕着这两种选择进行着激烈的较量。

在这一转变的历史关头，苏共的选择起了决定性的作用。1988年6月底和7月初苏共召开了第19次全国代表会议。会议认为：“今天改革的根本问题——经济改革、发展文化领域、教育人以主人翁的态度关心对待我国所发生的一切——所遇到的障碍正是僵化的权力体制，这个体制的行政结构。”会议还认为：从50年代以来，历次工业和农业改革挫折，都“同政治体制、同领导社会的指挥和命令方法有关”。“如果我们不对政治体制进行改革，我们的所有创举，我们业已开创的大规模事业将会停滞”，“所有这一切将会付之东流”。“现在轮到开展政治体制改革了”。会上，苏联经济学家阿巴尔金对把重点转向政治体制改革表示某种保留态度。戈尔巴乔夫点名指责阿巴尔金“有强烈的经济决定论的味道，对我们决定改革上层建筑根本不重视”。苏共第19次代表会议通过决议，正式宣布：“进行根本的政治体制改革今天已提到了首要地位。”

东欧各国中，波兰和匈牙利党内关于改革道路选择问题的辩论尤为激烈，尤其是波兰的情况极为复杂。1980年8月工潮中产生的波兰政治反对派团结工会，虽经波兰政府的打击，但1985年以后，又开始恢复组织，日益活跃，成为强大的政治压力集团，迫使波兰统一工人党改变政治体制。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内以波日高伊为首的“激进派”势力，也渐成气候，强烈要求改变匈牙利政治体制，并于1988年5月在匈牙利全国党代表会议上，迫使担任总书记达32年之久的卡达尔退出政治局，辞去总书记职务。波匈政局出现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然而，两国的“激进派”和反对派势力，慑于50年代波匈事件中苏军镇压的历史，对苏联的态度不能不有所考虑。这时候，苏共第19次代表大会作出改革重点转向政治体制的决策，一锤定音，波匈率先行动，东欧其他一些国家都先后把改革重点从经济改革转向政治改革，苏东的局势迅速发生转变。

第二个因素：社会民主党理论思潮迅速发展的影响。

改革重点向政治改革转移，苏东各国共产党内出现一个重要现象：社会民主党的理论思潮迅速发展，这对政治体制改革的走向产生了深刻影响。

东欧各国原来都有着较深厚的社会民主党传统。波兰、匈牙利、民主德国、捷克等国的共产党或工人党，均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合并建立的。一些党的名称，如“波兰统一工人党”、“德国统一社会党”等，都反映着这一阶段历史。战后几十年间，它们虽按苏共的模式重建，但社会民主党的理论思想仍然有着重要的影响。

8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苏东国家改革重点逐渐转移到政治体制改革，要建立什么样的政治体制，成为党内激烈斗争的焦点。一些党的领导人和理论家的目光越来越多地转向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和纲领。戈尔巴乔夫曾经谈到自己这一段时间思想发展的经历，他“感兴趣地研究社会民主党所积累的丰富经验”，“看到它长期来对

发展社会主义价值观念，对进行有助于提高西方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劳动人民的福利和社会保障的社会改革所作出的贡献”，提出“需努力利用其中适用于我国的经验”。当时，苏共派出一批又一批的领导人和理论家到欧洲社会民主党执政的国家去学习考察，对他们的经验推崇备至。社会民主党理论思想在苏联迅速传播，促进了改革方针的变化。第一，“公开性”已逐渐发展为“无条件的公开性”。第二，多元化已成为苏联改革的主要口号之一。第三，批判斯大林的运动已逐渐发展为全盘否定无产阶级专政的运动。

具有社会民主党传统的波兰、匈牙利等东欧国家党内，社会民主党风潮传播得更快。在波兰，经过1984、1985、1986年的三次大赦，团结工会实际上已成为波兰社会的政治反对派。波兰统一工人党尽管没有正式宣布，“政治多元化”已成为现实。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于1988年初公开“承认意识形态、价值和利益的多元化”，距离政治多元化和多党制也仅差一步之遥了。

苏东国家党内的社会民主党风潮的迅速发展，并逐渐支配党的领导上层，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国家的政治体制改革的未来结局：政治制度的根本更换。这是苏东剧变的直接推动因素。

第三个因素：西方国家的和平演变战略的推动。

80年代中期以来，西方国家的政治家以敏锐的眼光在苏东国家改革的一些思想政治倾向中看到了实施和平演变的有利的历史机会。于是，他们调整了两手并重（军事施压与和平演变）的政策，加强了“和平演变”这一手。1988年初，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出版了《1999：不战而胜》一书，分析了东欧国家的形势，敏感地发现“今日东欧进行和平演变的时机已经成熟”，东欧领导人“认识到他们国家的利益同苏联的利益根本没有任何调和的余地，苏联经济发展的模式不符合东欧实际”。“他们想摆脱苏联经济模式，改善自身同西方的关系，以便为国内改革开方便之门。正在崛起的一代东欧人不是思想家，而是实干家，而实用主义则能为和平演变打开缺口。”尼克松还从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政策看到机

会，认为戈氏的“开放政策将削弱而不是加强对东欧的控制”，“东欧在 1999 年到来之前的岁月里将不可避免地遭到一场政治大动荡”。为使“和平演变有更多的机会产生”，尼克松提出“美国要制定一项战略”，包括以下四点内容：(1) 在保持军事威胁前提下缓和美苏紧张关系；(2) 力求最大限度扩大同东欧人民的交往；(3) 削减美苏在欧洲的常规力量，以此削弱苏联对东欧的控制；(4) 寻求同想实施真正改革的东欧共产党领导人合作。尼克松还提出要把“和平演变扩大到苏联本国”，西方的“和平竞争战略还必须利用戈尔巴乔夫的开放政策”。“对苏联体制最大的一个威胁是他们和我们之间、他们的人民和我们的人民之间以及他们的社会与我们的社会之间的思想交流。这一思想接触招致不受欢迎的对比。它打破克里姆林宫对信息的垄断。它播下思想的种子，这些种子有朝一日将结成和平演变的花蕾。”^① 尼克松关于利用苏东国家改革进程中的某些倾向促进和平演变的战略，是很有代表性的。西方国家推行的正是这样一种战略，它成为苏东剧变的强烈的催化剂。

西方国家首先选择波兰为实施和平演变战略的重点。他们使用三招：第一招是实施经济制裁，压波兰取消从 1981 年 12 月起实施的军事管制和释放被拘留的政治反对派。从 1982 年 2 月—1987 年 2 月整整 5 年中，美国的经济制裁给波兰造成的物质损失超过 150 亿美元。“这相当于每天从我们的总口袋里掏走 800 万美元。波兰每一个家庭现在都感受到其后果，而且今后长时期还将感受到。”^② 第二招在政治和经济上支持波兰的政治反对派。美国国会通过决定，经里根总统批准，公开向波兰团结工会提供 100 万美元的财政援助。第三招，是利用扩大交往做促变工作。1987 年 9 月美国副总统布什到波兰访问，在波兰公开表示支持团结工会，

① 尼克松：《1999：不战而胜》，世界知识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168 页。

② 波兰通讯社 1987 年 2 月 20 日评论。

并对波兰领导人说：“如果华沙政府同其反对者之间和解没有新的进展，美国就会发现难以同波兰进一步改善关系。”西方国家的和平演变战略促使波兰走向多党制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1987年美国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访问波兰后认定：“团结工会的领导集团实际上已成为有组织的政治反对派，尽管仍然是非正式的反对派。”

总之，从1985年到1988年上半年，在苏共的“全面改革”的促使下，苏东国家的改革掀起了一个新高潮。不论从经济改革的目标看，还是从政治改革的目标看，改革基本上仍然没有超出社会主义的范围。然而在改革深入发展的过程中，隐伏在深层次的一些重要矛盾逐渐暴露出来，形成强大的政治阻力。为了冲破这股阻力，苏东各国党先后把改革的重点从经济改革移向政治改革。在这关键的历史时刻，社会民主思潮逐渐支配了大多数国家党的领导层，这就决定了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西方国家敏锐地看到了这一千载难逢的瓦解苏东国家原有社会主义制度的历史机会，加紧实施和平演变战略。一场惊心动魄的剧变风暴在酝酿着，不久便首先在东欧爆发了。

第二阶段，1988年下半年至1990年3月，东欧剧变，苏联动荡。

1988年6月苏共第19次代表会议决定把改革重点转移到政治改革，并首次提出改革的目标是“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社会。这是苏联改革方向开始转变的一个重要标志，而对于东欧国家，则无疑是政治上、理论上“开禁”的重要讯号。

苏联是十月革命和列宁主义的故乡，又是传统的苏联模式的发源地。因此，苏共内部围绕改革方向转变的斗争相当激烈，经历了较长的过程。这个过程的轨迹大约是：从对斯大林采取历史分析的批判态度转向全盘否定斯大林；从民主化、公开性发展到舆论多元化、社会团体多元化，又进一步发展到接受政治多元化、多党制，接受政党自由竞争原则；从传统的议行合一的苏维埃体